

海康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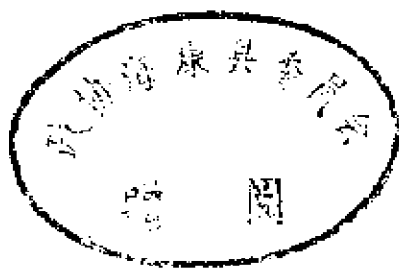
(第十八辑)

93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编辑室编

海 康 文 史

第 十 八 期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编辑室编

1993年6月

《海康文史》第18期目录

抗美援朝

永不褪色的勋章

……………钟玉久 口述 殷德强 整理 (1)

血洒雪地话当年

——记志愿军战士何永年……………卢彦培 (4)

往金城路上的战斗……………陈妃平 (11)

难忘的岁月……………吴兆勤 (14)

赴朝参战生活片断

……………高民太 口述 谭明晃 整理 (19)

上甘岭的一次阻击战

……………温德丰 口述 谭明晃 整理 (25)

海康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援朝人员

名表、烈士名表…………… (29)

附录：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人民政协辞典》42页…………… (12)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556页

…………… (43)

大军南下

八烈士简介……………县党史办供稿 (14)

民兵纪事

沈塘民兵.....李 近 (53)

往事实录

《广东近现代人物辞典》记载的海康籍

五位杰出人物..... (57)

建国后海康县农民的生活变化.....张均源 (61)

海康县国营商业的发展概况.....李 龙 (81)

海康蚕桑.....梁耀华 (92)

海康乡村师范概况回忆.....来稿综合 (100)

资料选登

海康县地貌.....陈华堂 (103)

海康县各民族人口.....县人口调查资料 (110)

海康县姓氏.....周华民 (111)

照片插页

吴华照片

邓定远画

欧汝颖题词

梁成久书

本期编辑 符秉孟 黄桂檀

永不褪色的勳章

二等乙级伤残军人——钟玉久 口述

殷德强 整理

我于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在西南六团当兵，介绍人是扶桥纪伯(原名纪继尧)，他是团长，我当他的警卫员。一九四七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调编入游击队八团。我们潜入地下，活动在湛江、遂溪、海康一带。一九四九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一三四师，我在四〇〇团当炮兵。一九五一年全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敌军李承晚部队集结江畔，阻止我军前进。我军冒着纷飞的炮火，追赶李承晚部队，直至朝鲜的马寮山。

马寮山的山峰险峻，高不可攀。那时，敌机像蜻蜓一样布满天空，成批成群地轮番轰炸。我军指战员昼夜不停地挖战壕挖地道，眼睛熬红了，布满血丝，仍坚持筑起掩护体，隐蔽在山脚下。

已三天三夜了，由于粮食和用水发生严重困难，师长在阵地上作了动员：“同志们，你们赴朝抗美是为了谁？”

“为中朝两国人民！”战士们发出响亮的回答。然后，师长指挥我们突围，三次打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被我军炮弹炸死的敌人尸体，漫山遍野。

突破马寮山后，又参加争夺上甘岭的战斗。我的炮兵连是负责攻打主峰。当时敌机和敌炮狂轰滥炸，岭上的弹坑一个挨着一个，阵地被削低了2米。这逼使我军主力转入地道。在地道里七天七夜，断水断粮。我渴得口唇发紫，连喘气也觉得困难，一点儿口涎也无法吐出来，只好以小便解渴，以草芽充饥。我们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阻击了敌人的多次进犯。

一天，连队接到师部紧急的命令，一定要在下午五时前夺下上甘岭的主峰。命令一下，我军炮兵密集火力，向敌阵开炮。隆隆的炮声震天动地。我的耳朵被震聋了，起初还可以听到枪声，后来连机枪的响声也听不到了，只见机枪在跳动。这猛烈的炮火烧红了半边天，浓烟滚滚，山崩岭裂，压倒敌人的气焰，摧毁了敌人的阵地。霎时，嘹亮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跃出坑道，像猛虎一样冲上山头。“冲啊！”我军威震群山，在四时前把红旗插上上甘岭的主峰。

正在欢呼胜利之时，不知乍的，从空中飞来一颗火星，“轰”的一声，一颗炮弹在我炮位上开了花。我的两位战友，首级被炸飞了。我的左腿被炸折挂在肩上，倒在血泊里昏过去了。后来，我被担架队护送到鸭绿江畔，在临时架起帐篷的阵地医院里治疗。

第二天，又转移到我国东北的“健康团”医院，攫取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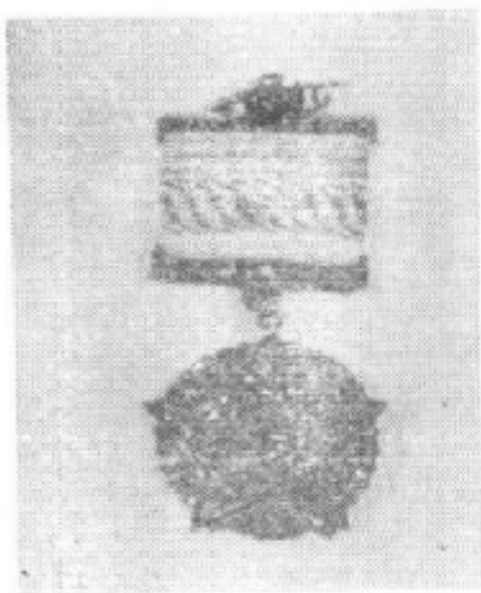
片，进行接骨。在医院里，我的起居饮食，全靠护士料理。不久，又送入北京军人医院。一九五二年转到苏联莫斯科医院骨科。这是一间很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志愿军伤员。我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医疗，脚骨接好了，但比原来短了一些。我拄着拐杖慢慢地学走路。耳朵也听到声音了。

同年十月，伤愈出院，返回北京。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前接见了我们伤残军人，与我们握手，还一起照了相。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和幸福。

竖年春天，中央军委先后授予我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二次，三等功三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各授予金质勋章一枚。我一共获得十枚勋章，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

一九五三年七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于一九五四年十月退伍，回到了故乡——松竹镇南亭村。此后，一直在农业战线上。现在，我虽已暮年，仍然继续发挥余热，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我要像胸前闪亮的勋章一样，永不褪色。

（殷德强系南渡小学教导主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
1951.

血洒雪地话当年

——记志愿军战士何永年

卢彦培

他叫何永年，海康县路镇大家村原民兵营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光荣负伤，荣立三等功。提起当年岁月，提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以及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国际主义情谊，话匣子就关不住了。他说——

同志，我不会说生动的故事，我说的是自己的经历。嗨，你们瞧我这老相丑相，可我告诉你们，我年青时却不是这副模样。我年青时虽谈不上英俊，却有点儿那个，个子不小，在部队一个人扛七十公斤粮袋小跑二公里气不喘。要问为啥参加革命队伍？说来失礼死人。我家穷，没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十八岁那年，家里包办要给我讨个丑女，我气死了，就跑。我天生是当兵的料，雷州话“不怕死庄（家伙）”，我正是这种角色。在部队里我学文化，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人规矩多了。我在的部队是四野四十七军。

1950年我部队在湖南安乡休整，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整个团编入志愿军，火速开往朝鲜前线。那年我刚刚二十岁。

我们登上火车，直奔鞍山。沿途城市街道到处张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巨幅横额，还有秧歌队、宣传队，学生列队到车站迎送，热烈非凡，随时可以看到母送子妻送夫的动人景象。我们在鞍山休息两天，接着行军，日夜兼程到安东（今丹东）。当时战火已燃到鸭绿江畔，灰濛濛的天幕底下，山路和原野坑坑洼洼，是美军飞机炸的。面对这种凄凉景象，真叫人浑身冒火七窍生烟，既气愤又伤心。我们的连长是牛高马大山东汉子，比我大五岁，平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有说有笑，此刻将出国门他沉默不语了，两眼红红的。我们蹲下抽烟，鼻碰鼻接火。他说：“小老广，过了江就是外国了。”我说：“美国佬，操你娘！不消灭你们，朝鲜和中国老百姓没法活了。连长，你知道我的脾气，要是我打仗死了，你们就把我埋在朝鲜的山头上，要是不死，消灭了美国佬，我还是回家看看老母亲，和丑媳妇过日子……”连长粗壮的手臂勾住我的脖子，笑了。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就这样，我们来到朝鲜前线。我们是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同志，别急，我就要讲到那次战斗了。唉，我这个人呀就是这么个性子，说什么都从头说起，没法子。

朝鲜群众可苦啦，村庄遭战火洗劫夷为焦土，村民死的

死伤的伤，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男人上了前线，老人和孩子衣不蔽体，他们吃的是又黑又硬的馍馍，这种馍馍是用松树皮碾成粉末和玉米粉混和做成的。尽管灾难降临头上，家破人亡，朝鲜人民是勤劳善良和勇敢的民族，他们处之泰然，那种坚强乐观和集体主义精神使每个志愿军战士都深受感动。我亲眼看到这样的场面：化为焦土的村寨，断垣残柱还在冒烟，草坪上横七竖八摆着十多具尸体，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刚飞走，村民们跟死难的亲人作最后告别。全村男女老少围成一圈，不说话也不哭泣，庄严肃穆。沉默良久，忽然几位姑娘竟放声唱起歌来，绕着死者挥动长袖边舞边唱，我们听不懂，歌词和舞蹈的大意想来是表达对美国侵略者血泪控诉和对死者怀念之情……

朝鲜人民和志愿军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笔墨难以表述的，这是经过战火洗礼，鲜血凝铸的国际主义军民鱼水之情，作为志愿军普通一兵，亲临其境，是终生不会忘记的。志愿军所到之处，朝鲜群众送茶送水，尽管生活极端困难，他们仍把节省下的粮食、鸡蛋、水果送给我们，我们保持三八作风，当然是不会收的，但你越不收，他们越要送，盛情难却啊！

开初，我连队参加修建平壤机场。1950年年底，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发起两次大战役。1950年10月，美军与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北进犯，25日西线之敌进至黑川、楚山抵达鸭绿江，东线之敌进至真兴里、松下里，这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一次战役，11月5日

结束，歼敌一万五千余人；11月24日敌伪军再次北犯，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12月5日收复首都平壤。那时的平壤，百孔千疮，飞机场也受到严重破坏。天天四餐馒头，挖土挑土十个钟头。苦我不怕，只是想我是来打仗的，什么时候才能上前线杀敌呢？山东大汉连长拍我的肩：“不要紧，仗不愁没得打，修机场不是也很重要吗？”不久，我那连队被调上前线，山东大汉和同志们都乐得跳起来，我就不必说啦。同志你想想：好容易来到朝鲜，如果子弹不打一发，敌人不杀一个，不是白来一趟了吗？回家乡怎么有脸见自己的妈妈呢？

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5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向敌军发起了五次总攻，把敌人击退至三八线以至逼近三七线。我参加了摩天岭二个月零八天、红土堡七日八夜、147高地和西海岸四场激战，都是五次大战役中的小战，其中红土堡七天八夜激战最使我难忘……

红土堡两面皆山，中间一条狭长的峡道是敌军南窜和向北增援的要道。志愿军两个队主力占据堡顶，阻击敌人猛烈的进攻，我们的营房在山脚坑道里。1952年2月，天气严寒，滴水成冰。残酷的战斗已打了五天五夜，饿了吞硬馍馍，渴了，吃雪水。那天清晨，天空格外晴朗，阳光下峡谷白皑皑一片。昨天下午山上主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整个晚上，峡谷静悄悄的，战士们睡了个难得的好觉。我醒来用雪水擦了擦脸，蓦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歌声，是朝鲜歌，很动人，引得同志们个个侧耳细听。歌声越来越近，不一会，一

位端庄的朝鲜姑娘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穿淡红色长裙，头上顶个竹箩，款款而来，淡红色长裙随风飘拽，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很耀眼。

“金丽花！”

我们只知道她叫金丽花，朝鲜卫生队卫生员。因语言不通，平日见面时只点头致意，很少交谈，她的身世更一无所知。金丽花十七、八岁，身材纤弱，秀丽白皙的脸孔温柔中透露几分阳刚之气，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把她磨炼成了坚强的女性。护理工作她干起来很出色，别的卫生员一分钟包扎四个伤员，她一分钟能包扎六个，动作格外轻快麻利。她还善于安慰伤员，只要她微露笑容，疼痛难忍的伤员立即停止呻吟，乖乖接受治疗，获得无限勇气。除了战地救护卫生所治疗护理，一有空闲，她便到志愿军战士坑道来，不声不响地给我们缝缝补补；又拿起我们的脏衣服到溪边去洗，然后不声不响拿回来在坑道里凉干。在这寒冷的早晨，她来干什么呢？

丽花弯腰进了坑道，放下头上箩筐，你猜是什么？竟是满满一箩筐熟透的苹果！

“阿妈妮，阿妈妮。”她点点头。我们比划了半天终于弄明白是她母亲和乡亲们托她捎给志愿军战士的。朝鲜虽是苹果之乡，但在这战争的环境，实在是不容易得到的。

就在这个时候，炮声隆隆响了，敌军又发起了攻击。

上级命令我们，立即组织人力运送爆破筒至堡顶，以便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守住阵地，还派一位卫生员协助我们完

成任务，做战地救护。派来协助我们的正是小金，金丽花同志。我们立刻整装出发。七个志愿军战士，我是其中一个，加上朝鲜女同志金花一共八人。我们每人扛六个爆破筒，金花扛四个，还背一个护理箱。我们硬是抢下爆破筒替她背，她死活不肯。从山脚到堡顶有八百多米坡路，雪厚路滑，峡谷很窄很陡，有时弯腰小跑，有时匍匐爬行。金丽花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当我们爬到一处悬崖旁边的时候，忽然天上出现两架美国飞机，轮番盘旋，接着俯冲而下，我急坏了，连连顿脚，用生硬的朝鲜话喊：

“宾支依索，巴里巴里！”（快走，飞机来了！）

“依罗巴索。”（没关系。）

就在她从容对答的当儿，轰隆一声炸弹炸开了，我脑袋一晃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只觉得背后沉沉的，脖子粘湿湿的，热热的。原来，金丽花伏在我的背上，左腿断了一截，腰部受伤，雪地上洒了一滩血。同志们七手八脚要把她救下山去，但她紧闭的眼睛这时忽然睁开了，脸色苍白，她轻轻摇头，伸出颤抖的左手指了指山顶。她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她要我们别再管她，一定要完成任务，时间要紧。

炮声就是命令。我们噙着泪水，望了她一眼，接过她的爆破筒继续往上走。当我们完成任务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位朝鲜妹妹抬下来，救活她。可是，我们走近她身边，发现她已经断了气，雪地上的血变得紫黑，她静静仰卧着，美丽的头发粘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回到坑道，我感觉腹部阵阵疼痛，掀开棉衣一看，棉衣里层染了血，用手按一按肚皮，下面硬硬的，表皮还露出指头般大小的一块黑色的东西。我咬咬牙，想用手甲把它挖出来，同志们一齐围过来说“别动别动”。请来一位朝鲜女医生，她耐心地给我查诊，断定是弹片伤了腹部，强行把我按在担架上就抬走了。后方医院，X片显示腹壁下果然有一块弹片伤及小肠，动了手术很快就好了。那天炸弹炸开金丽花中弹牺牲时，弹片也打中了我，只是当时没有感觉到，要不是金丽花在后边护着，说不定我也牺牲了。这里还得交代一句，红土堡战斗，我那位战友、连长山东大汉也牺牲了。那场战斗我立了三等功。

同志，四十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的日子，我的心总是平静不了，金丽花的形象总是显现在我的眼前。中朝人民的革命友情和国际主义情谊是用鲜血凝铸的啊！

（作者系县政协副主席、县民盟副主委）

往金城路上的战斗

陈妃平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七月二日，美国侵略军在釜山登陆。很快，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空军不断侵袭我国领空，轰炸我边境城镇，屠杀我国人民。十月十六日夜晚开始，上百万新中国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我所在的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四〇〇团二营炮兵连奉命从定州急往金城前线。我们坐火车到元山下车时，就遇到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高炮部队迅猛还击，掩护我们安全地离开了车站。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上山隐蔽，晚上行军，继续向金城方向前进。由于有充分思想准备，政治鼓动工作做得好，我们情绪十分高涨，经过五天五夜的行军，克服了各种困难，冲破敌人的条条封锁线，跨越了无数条大小河流，穿过了朝鲜最高的金岗山，于七月十二日晚到达长道理海拔五百多米的坦克山上。我们住

在坑道里，尽管潮湿，霉气袭人，并没有半点怨言。几天来的艰苦行军，大家十分疲劳，都想安静地休息休息了。可是一下子，上级来情报说：我们正面桥延山附近驻有美军第八师，新编第十八军，是李承晚的首都师。桥延山海拔七百多米，地形险要，山上有美军一个加强团驻守，周围有五道大小战壕和铁丝网，还埋设许多王霸雷、跳雷、反坦克雷，山下有一条河，水深流急，河对面630高地又有敌人一个加强营，把守桥延山大桥和封锁河面，那里照明灯满天飞，四处炮声隆隆，气氛十分紧张，对以上情况，上级要我们进入一级战备，就马不停蹄地进行战前动员，布置战斗任务。当时上级交给我们炮连的任务是配合友军四〇四团攻打桥延山。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七月十三日晚十时，三发红信号弹升上夜空，我军的总进攻开始了。连长齐治国当即命令我们按测定的目标向敌人实施火力袭击，随着一声——放！立即万炮齐鸣，满天炮声怒吼，地动山摇。敌人的阵地，尘上飞扬，树木着火，浓烟滚滚。碉堡、战壕、铁丝网、布雷场等一下子变成了焦土和废墟。这时我步兵乘胜前进，迅速冲上山头，只见敌人尸横遍野，狼狈逃窜，许多美军当上了俘虏，公路上丢下的汽车、大炮、武器弹药等物不计其数。一小时内全部突破了敌人正面25公里阵地。

七月十四日早上，我们跟随步兵追击南逃敌军，行程二、三十公里，先后攻占了敌人的桥延山，炮兵师小飞机场，军用仓库、帐篷等。下午五时许，我们停下来准备吃干

粮和检查武器、弹药。突然，倾盆大雨，把大家全身和所带的一切干粮都淋湿了，人人冷得直打哆嗦。有的同志提出要去敌人所留下的帐篷和设施里避雨。指导员施广德说：“同志们！我们不能进入任何设施。克服困难就是胜利！”大家都听从指挥，没有一个同志去。不一会儿，敌人就用猛烈的炮火打在留下设施的周围。幸得部队早已掩蔽，没有受到损失。这时，上级命令步兵迅速占领制高点，连长命令我们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连夜挖炮阵地和战壕掩体，不少同志手起了水泡，还继续干。大家不怕苦、不怕难，情绪高涨。有的同志说：“为解放朝鲜，保卫祖国立功劳”。

七月十五日，美军派出大批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侦察，转几圈后就不断向桥岩山投弹轰炸，大桥被炸毁了。我步兵为了奋起反击，克服重重困难，用轻重机枪向敌人射击，我炮兵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使步兵迅速过河前进，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机一会儿又向我们阵地投放汽油弹，放火烧山，企图使我们无立足之地。当时我们早已撤离，敌人的计划落空了。

（作者系县民政局副局长）